



清枫峡听风

□ 巴陵

清枫峡最吸引人的季节,当是溽暑之时,这里清风徐至,岳麓山下

下的学生师长多来此憩息,深夜均不忍离去

爬过岳麓山,去过爱晚亭的人都到过岳麓山南麓的清枫峡,却不一定知道那里处于清枫峡的山谷中,只晓得爱晚亭的名气。当看到满谷古枫紫翠,云烟载目,清溪汇碧,让人不禁羡慕古人和伟人都选择了这里。这并不是巧合,而是地理。

我知道清枫峡是读同乡谢冰莹的《一个女兵的自传》,才知道这个山谷叫清枫峡。谢冰莹从新化逃婚出来,到长沙与二哥谢焕文住在清枫峡。她在周南中学读书,还没毕业,就当兵到武昌,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兵及女兵作家。

我第一次来到清枫峡,已经在岳麓山脚下的湖南师范大学读书了。我们从岳麓书院左侧的静一斋上来,进入清枫峡。有一块停车坪,车辆多在此停驻,步行前往爱晚亭。与爱晚亭中间隔有连叠的三口水塘,塘水清澈,塘堤旁有垂柳和枫树,两边山峡与塘堤之间有条两米左右的石板路,游人可以自由来往。

清枫峡山坡和山谷遍布古枫。每到深秋,山坡漫山红遍、层林尽染。唯独此处山谷中土壤肥厚,水分充足,枫树到深秋都是叶片清清,又有凉风习习,常听沙沙之声,故名清枫峡。

清枫峡自然景色秀美,峡内林木茂密,古树参天,溪涧盘绕,流星罗棋布,为游人所钦慕。山谷的风物景色,随着气候和季节的转换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,每时每刻均不同。清枫峡最吸引人的季节,当是溽暑之时,这里清风徐至,岳麓山下的学生师长多来此憩息,深夜均不忍离去。

观看清枫峡的山势,不禁让我想起晚清小说里的大王山寨,一夫当关万夫莫开,那应该就是这个样式。从湘江边往东方红广场走,稍微有点斜坡却极其开阔,再往里走,向岳麓书院靠拢。岳麓书院那开阔的地势在清枫峡停车坪完全收紧,形成两岸陡峭高耸的山势,峡谷幽深,让人望而生畏。走到水塘边,阴森森的寒气逼人,让人不禁胆战心惊,心生凉意。就算没到深秋,也可以领略到一股肃杀之气,还偶尔飘落

一两片树叶,那嗖嗖的风响,更让人害怕。

跃过3口水塘,来到爱晚亭前,有砾石数颗,乱卧于矮树下,形成起坡的山势。爱晚亭四周景色宜人,适于闲游。春来桃红柳绿,曲涧鸣泉;盛夏绿荫蔽日,凉风习习;寒秋红枫似火,晚霞增辉;隆冬绿树银妆,妩媚多姿。很多游客来此,多是因为毛泽东早年曾频频登临爱晚亭,与挚友蔡和森、罗学赞、张昆弟等相聚,在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,留下不少佳话。

爱晚亭与安徽滁县醉翁亭、杭州西湖湖心亭、北京陶然亭并称中国4大名亭。原名红叶亭,又名爱枫亭。现在我们见到的爱晚亭,几经沧桑。清代同治、光绪、宣统年间相继进行过修复,民国至建国后也曾多次大修。爱晚亭按照重檐四披攒尖宝顶建造,丹柱碧瓦,白玉栏杆,彩绘藻井。宣统三年秋,湖南学监程颂万主持修复,把罗典撰写的对联刻在亭柱上:山径晚红舒五百天桃新种得,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。这次修复,石碑有记载。1952年,湖南大学重修,李达校长请毛泽东主席题写“爱晚亭”亭额,现悬挂亭上。1969年,岳麓山公园重修,刻毛泽东草书手迹《沁园春·长沙》于藻井内。

我喜欢夜游岳麓山,夜深人静,从深湾镇或赫石坡上山,同游三四人,边走边聊,路途不停息,直奔山顶。我们沿小径而下,到爱晚亭歇息。冬日来此听风,风声沙沙,树叶抖动,亭内无风;夏日来此歇凉,凉风习习,不见风声,却有风来。我喜欢仰卧长凳,小睡一会,既可采天地的灵气,醒来之后,神清气爽,精神百倍。

爱晚亭之左,为清枫溪,即多溪汇集处,蓄有一潭,水甚深,有锦鲤数尾,浮游出没,溪水缓缓流入池塘。沿溪上行,溪分两途,右为兰涧,左为清枫溪。兰涧多生兰草,兰花开时清香扑鼻。清枫溪为主流,沿清枫溪前行,有一小桥,溪水穿桥洞而过,哗哗作响,甚是激烈,此桥即清枫桥。桥南有六角亭一座,即放鹤亭,亭中刻有宋代张南轩和清代钱南园两人游岳麓山的《放

鹤》诗,又名二南石刻,解放后曾5次修复。

清枫溪曾有虾、蟹、鱼等美味,多为市民青睐。清代成森在《岳麓小记》中记载:“爱晚亭下有小溪,溪上有石桥可容人坐。今圯,每至枫红橙黄,溪下秋蟹甚肥,烹食味甚美,人称青枫蟹,游人争购食之。”

沿清枫溪上行,溪又分两道,左为石濂,右为清枫溪。石濂不在溪口,上溯45米,山泉泄流而下,飞泉击石,铮铮有声。石濂飞泉下有一浅潭,夏日久干无水。旁有一洞,即1941年底第九战区司令部战时指挥所,薛岳曾在这里指挥第三次长沙会战,阻击日军,给日军以摧毁性打击。

沿右行,清枫溪上行四五十米,旁有一口古井,即长沙人喜欢取水的清风泉。清风泉与白鹤泉齐名,人称“麓山第二芳润”。我爬岳麓山,曾多次来此喝泉水解渴,水冰凉入骨,微甜回甘。后来寻访岳麓山名人足迹,才知道这井水就是清风泉。井栏杆上备有几柄小勺,可以舀水直饮。清风泉上建有方亭,联曰:难得此清凉境界,岂忘乎风月山泉。前日,我爬岳麓山,想到清风泉喝水解渴。井水已枯,井内无水,打水人站在井里接泉眼流出来的水。我只好走到旁边的清枫溪,掬起一捧溪水,冰沁入骨,洗把脸,凉快凉快。

我也曾沿溪上行,林壑青青,随风起浪,泉涧咚咚,鸣如配环,三五步一景,非景处也有趣味,走走停停,可以看看风景,也可以听听泉韵和风鸣。

回到爱晚亭,面朝3口水潭,背倚清枫峡。我想:巍巍清枫峡,溪流甚多,几脉水流最终在爱晚亭前汇成一溪,流进宁静狭长的3处碧潭,前有储水之功,后有背倚之用。真是“一径萦回曲,潺潺响涧泉。清音林下月,幽韵谷中天。微雨青山后,凉飏绿树前。相将乘逸兴,随意领无弦。”

看看节气,已经立秋,有人开始在枫树下忙碌和寻觅,他们在采摘和寻找野生枫果,用来煮绿皮鸭蛋,治疗吹风过多引起头痛的人。我也捡了几颗枫球,准备回家去煮鸭蛋祛风。



渡江历险记

□ 苗连贵

自古长江天堑,不藉舟楫,赤手空拳划

过去,非勇士者何

当年区里组织渡江,从江南武昌的码头下水,到江北汉口的码头起坡。只要渡过江去,便授予“渡江勇士”的称号,并获一枚纪念奖牌。自古长江天堑,不藉舟楫,赤手空拳划过去,非勇士者何?

我以自小就会水的豪勇报名参赛。那天码头上看渡江的人山人海。我们运动员则在下面的凉棚亭用入水前的晚餐。渡江体力消耗大,组委会给每人派发5个煮鸡蛋。那时候,根本不怕什么胆固醇,几乎人人都是“菜肚子”。半个月难得与荤腥见面,鸡蛋等同于鱼肉,自然也是饕餮中稀客,不是常吃的。这一顿吞下5蛋,不啻豪宴。我们个个笑逐颜开,大嚼大啖,满嘴黄白。有人吃得噎住,噎出眼泪,不好意思笑笑,再吃,一个都不剩。鸡蛋将为我们增添无穷的力量。

每人还发一条泳裤,红布,三角形的,一侧开口,缀有3粒扣子。穿时先套进一条腿,然后将另一侧的扣子扣好,就是完整的裤子了。穿这种泳裤可以不脱外裤,无须去更衣室,就在人前穿脱也无碍——如今已绝难见到。

一切准备停当,我们齐刷刷立在码头待令。

一声长哨,指挥者令旗一挥,数百健儿飞身入水。顿时江里急水乱翻,浪里白条,追波逐流,然后渐渐散开,次第远去。十几艘划子随后,救生员摇着桨,是为渡江的安全保障。

江流滚滚。我不疾不徐划着水,渡江是远征,要合理分配体力。江风不大,浪花伸出小巴掌,轻抚我的脸。仰望高天,天蓝蓝,飘着白云,像一片片白帆。我的心情,比天气还好,“万里长江横渡,极目楚天舒。”

一艘江轮鸣笛而过,激起涌浪,一浪接一浪,汹涌而至。我们开始“抢浪”,“人在潮头立”,身子随波涛起伏,一会蹿上波峰,一会滑入谷底,犹如水中过山车,好玩又刺激。

须臾,浪静江平。我不时变换泳姿,时而蛙泳,时而侧游,累了索性仰面朝天躺下,随水漂浮。优游自得间,忽听摇划子的救生员高呼,“游在后面的,快快加把劲,上游有船下来啦!”

我一翻身,果然看见上游一艘巨轮沿着中心航线破浪而下,水疾船快,抵达我们这里也就在顷刻之间。前面的梯队已逾江心,我们落在后面的尚未过去。巨轮显然也发现了我们,焦急地拉着汽笛。它已停车,但仍以惯性向我们冲来,距我们一两百米处,我见船舷像一柄巨斧劈来。我以拿手的自由泳,匆忙火急地越过江心,同伴也都争先恐后游了过来。巨轮长啸一声,与我们擦肩而过。洪波涌起,像一堵墙,铺天盖地压下来。我从波涛里钻出头,呛了几口水。呛水的滋味不好受,但并不可怕。水从鼻孔呛入,赶紧含口水,喷出,鼻中的



黄山雨后云海壮观

施广德

摄

埃及人的小费观

□ 鲍显铭

就应该付给我钱。有的游客经不起无休止的纠缠,给他点钱了事。当然,如果你不管他们怎样纠缠,也不管尾随你到多远,硬是坚持不给,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,而是很快地把目标锁定在下一个 person 身上。

一个衣着打扮考究的埃及“绅士”见几名女士在金字塔前选择角度拍照。“绅士”便主动凑上来,热情地“献计献策”,甚至抢过照相机亲自为女士们拍照。我这个人是有“一定之规”的,对这种主动热情为你“服务”的人,一般都“敬而远之”,特别是在旅游景点。但难得来一次的游客和素有“爱美之心”的女士们就不同了,她们听从“绅士”建议,摆好姿势一张一张地照,直到过足了瘾为止。等一切都结束后,“绅士”立马露出了“庐山真面目”,打着手势(五指并拢揉搓)大声地张嘴要钱。当遭到拒绝时,“绅士”显得极不愉快,死缠烂打,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。要不是陪同的埃及人对他发火,并把他的行为告诉旅游警察,“绅士”恐怕很难离去。警察也是见怪不怪,简单地说和一下了事。要知道,能够进入吉萨金字塔群搞营生的,绝非等闲之辈。此外,在闹市区和市场周边,到处可见在烈日炎炎下乞讨的老妇人和孩子,有的小孩甚至扒在启动的汽车上讨要,状况十分危

险。埃及人对此好像习以为常。据说哪怕一天只讨到1埃镑(不足人民币1元),就能买一二十张大饼,足够家人一天的伙食了。

我没有研究过小费的起源,姑且把它视为西方习俗。虽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习俗,但总觉得它似乎应该是对劳动者发自内心的感谢,而不是强制性的、被动的行为。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,就会使人产生异样的心理感受。那些埃及人想方设法地从你那儿得到钱,在我们看来未免有些生拉硬拽、强买强卖,甚至有点不顾脸面。可以说,凡是意味着为你服务的任何事情都要付小费,不分场合,不管对象,不论多少,总要“意思意思”。酒店的接客员、行李员、餐厅的服务员、房间清扫工、停车管理员、开出租的“的哥”和路面上强行为你擦洗汽车玻璃的少年,等等。我曾仔细看过餐饮费的账单,里面明确写着含税费、服务费等,但这不能成为拒付小费的理由。在开罗,掏出去的钱大都是不找钱的,里面就包含着付出的小费。所以,出门时一定要准备好专为付小费的零钱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有着一套自己认可的“埃及人式的逻辑”。

恩姬是酒店中餐厅的女招待。大学本科毕业,母语和英语之外还会讲中文。恩姬的月薪为800埃镑(约合100多美元),每月的

交通费需300埃镑,所剩的钱除了自己的开销外,还要补贴家用。我们天天在餐厅吃饭,就跟恩姬混熟了。恩姬想提高中文水平,我们也想学点埃及阿拉伯语,这本是一件“双赢”的事,但在恩姬的眼里就不同了。她毫不掩饰地用中文向我们提出,“我可以教你们学习埃及阿拉伯语,但你们应该给我钱”。我们说,那我们还教你中文呢。恩姬的回答令我们意外,她说,“因为你们有钱,所以你们应该付给我钱;我没有钱,所以给不了你们钱。”真让人无语!

一次,我们和朋友打车回酒店,事先已与“的哥”谈好了价格(开罗正规的出租车从来都是打表不打票)。途中,“的哥”去加气,结账的时候借口没有零钱了,又向我们索要了1个埃镑。1个埃镑的钱并不多,整个加气费才5个埃镑。但其“能赚点是点”的心态毫无掩饰,让人心里不舒服。看上去,那个“的哥”也是个“讲究人”,头发涂抹得锃亮,身上的衬衣也熨烫过,可竟为了这点小钱“掉了价”。也许他的确没有零钱,或是担心掏出去的整钱要不回来。

更令人难以忘怀的一次经历,是我在机场过安检门时,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警察迎面拦住了我。我不知道他嘴里在嘟囔些什

么,但他要钱的手势让人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示意他,我的包已上了X光安检机的传送带,他听后做出了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动作——转过身去按下传送带的电钮,传送带又倒退回来。等我的包出现后,我从放在包里的钱夹中取出了5个埃镑给了他。本以为可以过去了,没想到他又让我把包放回传送带重检一遍,嘴里还嘟囔着:太多了,太多了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,文化是千奇百怪的,习俗也是五花八门的,只叹我们经历的太少太少,把常事当作了怪事。

当然,任何事情都有例外。一次,家里电话出了问题,我们与房东联系后,房东找来一个电话工和电工检修电话。费了好大劲,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检修好。临走时,我按照习惯分别给他们准备了小费(两张5埃镑的纸币),那个电话工看了看后说了一句话,别的听不懂,但他提到了房东的名字,我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他是说,是房东叫他们来的,房东会给他们钱的。说完,两个人就走了。想来,这也是埃及人的可爱之处。

